



**DEVELOPMENT
REIMAGINED**

**为非洲优先事项重新想
象信用评级机构**

2025年2月

发布本政策简报的原因

在过去二十年中，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得以加入主权债务体系。20 世纪 90 年代初，只有一个非洲国家拥有主权信用评级——南非。甚至在 2006 年，还有 28 个非洲国家“未评级”。如今，55 个非洲国家中有 32 个国家获得了三大信用评级机构（CRA）的一项或多项评级。

然而，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已不再适用。随着时间的推移，金融架构出现了重大缺陷——其设计偏袒并优先考虑债权人。随后，借款国受到了限制，这可能会阻碍未来获得融资。有三家特定的信用评级机构主导着该行业，并形成了该行业的全球寡头垄断。它们是：标准普尔信用市场服务公司（S&P）、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和惠誉公司。

尽管评级机构经常声称他们只是金融意见的发布者，但作为市场参与者，他们的信用评级比政府、多边组织或最著名的金融出版商和记者的意见更有价值，对全球债务决策——包括非洲国家的债务决策——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多年来，一些非洲国家拒绝接受 CRA 评估，认为这三巨头的方法未能反映非洲国家独特的环境。Development Reimagined 发现，从 2011 年到 2024 年，12 个非洲国家至少有 29 份声明反对 CRA 决定（附件一）。

续：发布本政策简报的原因

非洲同行审议机制（APRM）和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也[警告称](#)，尽管非洲大陆的经济预测是积极的，但主权信用评级却越来越差，三大评级机构“在评级中犯了重大错误”。这些评级机构的评级给非洲大陆带来了切实的成本。事实上，Africa Practice 和 Africa No Filter 的一份[新报告](#)发现，负面新闻头条每年给非洲大陆带来 42 亿美元的债务利息支出。

相比之下，世界各地都有本地信用评级机构，它们各自使用与三巨头不同的方法。因此，本地信用评级机构可以就与三巨头的主要方法差异提供重要见解，并告知利益相关者这些差异如何导致对非洲风险的评估方式不同。

针对非洲国家面临的挑战，CRA 提出的解决方案多种多样。一方面，有人认为非洲各国政府需要更加努力地满足 CRA 标准，以获得更好的评级——例如，通过削减可能损害经济增长的支出来降低债务水平。另一方面，有人敦促 CRA 改变其方法，通过改革其方法来减少偏见和主观性。然而，只关注其中一个方面不足以实现长期、系统的变革——需要结合多种方法。



续：本政策摘要的原因

因此，本政策简报为非洲和国际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七项建议，以“重新想象”非洲国家如何与当地的信用评级机构和三巨头合作。

本政策简报是在 2024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上，Development Reimagined 与 Falémé Conseil 共同举办[活动](#)后编写而成。

- 1 改革当前信用评级机构所采用的方法。
- 2 投资本地数据生产并建立监管框架以增强本地影响力。
- 3 建立信用评级监管机构。
- 4 学习世界各地当地信用评级机构的经验教训。
- 5 利用现有的非洲信用评级机构。
- 6 非洲国家在与投资者和信用评级机构接触之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 7 非洲各国政府必须就三大改革进行协调。

1. 改革当前信用评级机构所使用的方法。

挑战：信用评级机构目前使用的评级方法面临两大方面的挑战：定量和定性。在定量方面，信用评级机构始终使用多个经验变量来确定 90% 的信用评级变化，包括但不限于：人均 GDP、GDP 增长、通货膨胀、非黄金外汇储备与进口的比率、经常账户余额与 GDP 的比率、债务违约历史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此外，发展中国家的评级还受到另外两个变量的负面影响：国际利率上升以及出口结构及其集中度。

这意味着，从非洲国家的信用评级形成的条件来看，非洲国家的债务可持续性在本质上处于劣势，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劣势是在21世纪初减债和结构调整努力之后形成的。

解决方案：信用评级机构需要与非洲国家和机构更紧密地合作，利用不直接针对非洲国家的适用定量指标。

非洲政府和机构还必须共同努力，找出定量评估中的挑战，例如缺乏数据（建议 2）。

2. 投资本地数据生产并建立监管框架以增强本地影响力。

挑战： 非洲国家需要加强内部系统，以收集数据并与评级机构合作，确保评估公平。目前，三大评级机构依赖的数据有限，这为主观评估创造了空间，最终导致基于三大评级机构的观点的评估缺乏定量，过度倚重定性。这可能导致主观评估无法反映非洲经济现实。不幸的是，非洲大陆的大多数积极进步和发展都没有反映在评级中，许多评级长期保持不变。

此外，三大机构的评估通常由不在欧洲大陆生活或工作的人员进行，因此对当地情况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也没有能力掌握事态发展的时效性。2009 年欧洲危机后，欧盟实施的改革之一包括成立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ESMA），负责监督欧盟的 CRA 业务。这为 CRA 业务监管如何支持主权国家开展业务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例子（方框 1）。

解决方案： 非洲国家和机构必须优先投资建设和加强数据能力、分析和传播。随着非洲国家可靠和可信数据的可用性增加，这将为更多的自由裁量权创造更多空间。

非洲国家还应继续积极与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和非洲同行审议机制合作，通过联合报告等方式提供基准测试和方法分析，以帮助缩小信息差距。

此外，非洲国家、机构和区域经济共同体应协调建立监管框架，监督和指导三巨头确保其评级国家的本地影响力并遵守非洲当局制定的标准。

3.建立信用评级监管机构。

挑战： 需要一个更高级别的监管机构来调查和管理信用评级纠纷，尤其是当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未来政策受到信用评级下调的影响时，因为信贷渠道进一步受限，借贷成本增加。一个关键的例子是在新冠疫情期间，信用评级机构因加入 DSSI 倡议后立即下调四个非洲国家的评级而受到联合国的批评，导致风险溢价上升。其他国家最初没有加入 DSSI，是因为担心他们的评级被下调。

其他例子包括非洲各国政府可以驳回评级决定，但没有提出异议的机制。目前，在三巨头中，穆迪是唯一一家拥有内部追索机制的公司，该机制仍然与外部视角脱节。

解决方案： 需要设立这样一个机构，赋予其权力和授权来监控一个国家评级与经济基本面之间的争议或错位情况，并确保评级机构遵守既定的规则和原则，以便在国际层面上为非洲国家提供更公平、更准确的信用评级。ESMA 的成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机构负责监督欧盟评级机构的运营（方框 1）。

总体而言，非洲国家和机构需要呼吁在国际层面上建立一个独立的监管机构来监督和监管信用评级机构。或者，APRM 可以发展成为非洲大陆的内部监管机构。

框 1. 欧盟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

2009 年，欧盟（EU）实施了一套强有力的监管框架，即《信用评级机构条例》（CRAR），以监督信用评级机构的活动，特别是“三巨头”。该条例是为了应对 2007-2008 年金融危机，以提高信用评级机构的透明度、独立性和准确性，从而促进投资者保护和金融市场稳定。CRAR 具体措施包括：

- 信用评级机构必须向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ESMA）注册才能在欧盟境内运营。ESMA 有权 监督信用评级机构并采取执法行动，包括处以罚款和禁止信用评级机构在欧盟境内运营。由于这些信用评级机构拥有强大的市场力量和影响力，ESMA 对其的监管更为频繁和深入。
- 评级机构除了及时发布评级外，还必须披露更多关于其评级方法、数据来源和利益冲突的详细信息，以确保市场参与者能够了解评级的得出方式并评估其稳健性。
- 为提高准确性，信用评级机构必须实施严格的程序来防止错误、识别和纠正错误，并且在评级/评级展望下调的情况下，信用评级机构必须向公众披露任何变化及其相关原因，并明确表明评级的任何潜在变化。
- 与其他机构不同，评级机构需要遵守更高的资本要求，此外还必须确保与其评级的实体保持高度独立，以避免利益冲突。

4.向世界各地的本地信用评级机构学习经验教训。

挑战： 2008 年金融危机后，由于金融监管框架和投资者的缺陷（投资者的决策标准与信用评级紧密相关），评级机构的全球影响力被推到了风口浪尖。2011 年美国国会的一份金融危机报告发现，穆迪和标准普尔被迫下调最初给予表现不佳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虚高信用评级，从而引发了 2008 年金融危机。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也表明，评级机构可以强化经济体的兴衰周期，资本市场会对投资和信贷水平的评级做出反应，进而系统性地影响评级，通常对发展中经济体的评级最差。

然而，尽管三大评级机构仍控制着大部分市场，但世界各地有几家本地评级机构对当地市场有更好的了解。本地评级机构比国际机构更了解当地金融市场和当地问题，也更受当地投资者的认可和信任。对于非洲国家来说，非洲评级机构对于鼓励非洲内部投资和推动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CFTA）的实施至关重要。

此外，当地评级机构根据其视角采用不同的方法。例如，中诚信国际考虑了制度优势等因素，包括政府战略规划和执行，而三巨头往往忽略了这些因素，而更看重发言权和问责措施。此外，如框 2 所述，南美评级机构与三巨头相比也存在关键的方法差异。

解决方案： 包括非洲国家、机构和非洲信用评级机构在内的主要利益相关方应与世界各地的其他当地信用评级机构合作，交流让当地信用评级机构参与投资决策的信息和经验教训。非洲同行审议机制可以再次在促进这种协调和知识转移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框 2：南美本地信用评级机构

近年来，南美洲的本地信用评级机构数量不断增加。这些机构为三大评级机构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在评估该地区主权实体、公司和金融机构的信用状况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全球信用评级机构通常优先考虑经济增长、财政健康和外债等因素，但南美洲的机构往往更关注特定地区的因素，如政治风险、社会稳定和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以下是与三大评级机构的主要区别：

1. 区域重点——南美洲的信用评级机构对该地区独特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动态有更深入的了解，并且经常根据该地区存在的特定风险和机遇调整其方法。
2. 重视政治风险——政治稳定对南美经济体至关重要，当地的评级机构密切关注政府选举、政策和社会动荡等因素，从而评估政策变化和监管风险对发行人信用度的潜在影响。
3. 社会和环境因素——一些机构已开始将 ESG 因素纳入其评级方法。这些因素包括社会不公平、环境恶化和气候变化风险。
4. 大宗商品价格敏感性——许多南美经济体严重依赖大宗商品出口，因此容易受到价格波动的影响。因此，当地信用评级机构将大宗商品价格预测纳入其分析，以评估对财政平衡和外债的影响。

一些著名的南美信用评级机构包括：

- [奥斯汀评级巴西](#) - 专注于企业评级的机构，特别是基础设施和能源领域的评级。
- [巴西贝尔贝叶斯评级机构](#) - 专门从事信用风险评估并为企业和金融机构提供评级的机构。

5. 支持现有的非洲信用评级机构和非洲联盟新成立的非洲信用评级机构（AfCRA）。

挑战： 非洲本地信用评级机构对评级方法有着独特的见解。例如，August & Co 采用更具包容性的方法，纳入了 40% 基于本地知识的定性数据，同时与受评估的国家或实体密切合作，以更好地了解当地情况，确保评级充分知情。

其他本地评级机构（如 Sovereign Africa Ratings）已将非洲大陆的资产基础纳入考量，并采用了更量化的方法。因此，非洲评级机构通常会发现，他们的评级结果比三巨头的评级结果更好，因为他们考虑了自然资产和非正规部门等独特因素。

解决方案： 应鼓励投资者在参与非洲信用评级机构的工作时利用它们，以增强对非洲大陆独特经济格局的了解，包括预测市场波动。因此，非洲和国际利益相关者应支持非洲评级机构在非洲大陆扩张，参与商业和主权评级。

此外，随着更多非洲信用评级机构的运营，提供可靠方法的公司将获得非洲联盟的认可，以保证整体质量和可信度，确保客观性。除此之外，APRM 提出的非洲信用评级（AfCRA）也可以在区域层面提供更大的服务，以补充现有非洲评级机构的工作。

框 3 : 非洲信用评级机构 (AfCRA)

非洲联盟 (AU) 正在推进在 2025 年前建立非洲信用评级机构 (AfCRA) 的计划, 作为支持信用评级体系改革的创新机制。非盟在 2002 年的《组织法》中首次提出了建立非洲信用评级机构 (AfCRA) 的提议。AfCRA 旨在创建一个适合非洲国家独特经济状况的信用评级机构, 为非洲国家提供比三巨头更准确、更符合当地情况的信用评估。

2017 年 1 月, 非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进一步授权非洲同行审议机制 (APRM) 支持成员国处理与信用评级机构相关的事务 (框 4)。

具体而言, AfCRA 应通过以下三个方式在全球范围内树立标准:

1. 成为世界上最透明的主权评级机构;
2. 成为全球最本地化的主权评级机构;
3. 作为主权评级机构, 我们创建了强大而可信的方法, 使用数据来衡量实际的非洲风险而不是感知的非洲风险。

通过深入了解当地经济状况, AfCRA 旨在提供其他视角, 使各国能够以更优惠的利率获得私人资本, 从而增强投资者参与度并发展国内金融市场。

此外, 鉴于非洲大陆已经有一些私营主权信用评级机构和泛非洲信用评级机构, 这意味着非洲信用评级机构有经验可以借鉴。这样一来, 非洲信用评级机构就可以在降低非洲大陆借贷成本研究中出现的高昂“非洲风险溢价”方面发挥核心作用。

6. 非洲国家在与投资者和信用评级机构接触之前要做好“功课”。

挑战： CRA 是金融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尽管它们对资本成本和方向有影响，但它们并不是万能的。然而，投资者往往会选择性地解读 CRA 评级，忽视他们认为无关紧要的因素。例如，尽管非洲一些国家的评级为负面，但财富 500 强公司（如埃克森美孚和嘉能可）在非洲各地进行了大规模投资，这些公司在非洲大陆创造了数十亿美元的巨额利润。

解决方案： 非洲国家应积极与潜在投资者接触，了解他们的优先事项和最重要的指标。通过这样做，非洲国家可以更好地塑造和传达他们的叙述，确保他们独特的优势和挑战在全球金融市场得到适当体现，以减少有偏见的风险认知。此外，非洲国家必须在与投资者接触之前制定强有力的有针对性的投资计划，以确保积极参与，这有助于克服国家评级带来的潜在挑战。

此外，非洲国家在与评级机构合作之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功课”。在国家层面，他们必须考虑评级机构的方法问题、分析质量或稳健性，以及缺乏数据。此外，非洲国家必须继续在其财政部内建设内部能力和明确的战略，以加强与投资者和评级机构分析师的合作——例如通过评级关系代理。

框4：与信用评级机构合作的举措。

有多项举措支持非洲政府和机构与信用评级机构合作。其中包括：

非洲同行审议机制（APRM） 是非洲联盟（AU）的一个实体，在建立和运营泛非洲信用评级机构 AfCRA（方框 3）方面处于领先地位。2023 年，在第六届非盟财政和经济部长专门技术委员会（STC）上，他们通过了一项宣言，支持建立一个由私营部门驱动、自筹资金和持续发展的 AfCRA。2024 年，在第七届非盟专门委员会上，APRM 被敦促加快 AfCRA 的运营。AfCRA 将于 2025 年 7 月启动，它将成为确保更公平的信用评级和改变非洲国家负面风险认知的关键工具。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 发起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信用评级倡议”，支持非洲国家加强参与国际资本市场，使各国政府在信用评级的管理和使用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全球发展咨询公司 AfriCatalyst 于 2024 年启动了非洲信用评级倡议，重新启动了这项工作。该倡议重点关注 **三个关键要素**：

- i) 包括数据方法和研究的非洲信用评级资源平台，
- ii) 提供信用评级技术支持的顾问委员会，
- iii) 连接从事信用评级工作的专业人士的实践社区。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 AfriCatalyst 组织了能力建设研讨会和区域研讨会，重点是通过为参与者提供提高信用评级的工具来建立信用评级知识。这些 **研讨会** 聚集了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等多个非洲国家。

7. 非洲各国政府必须协调对“三巨头”的改革。

挑战： 非洲国家面临着来自三巨头方法论偏见的类似、普遍的挑战。这造成了一种“非洲风险认知”，转化为非洲溢价，这意味着非洲国家为进入国际资本市场支付了更高的利率。这并没有反映出在非洲投资的现实——正如对产生高额利润的自然资源采掘业的投资所表明的那样。

总体而言，非洲经济体的溢价被夸大了，因为影响评级的几个因素都是主观的。事实上，穆迪的一份报告[显示](#)，根据客观数据，非洲资本基础设施项目的违约率低于欧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因此，某些行业的实际投资回报并未反映在所使用的 CRA 方法中。

解决方案： 非洲各国政府和机构必须齐心协力，推动三巨头在非洲国家参与的具体方法改革。在布雷顿森林机构会议或 G21 论坛等主要国际论坛上积极提出这些建议，将为改革提供强大动力。这些变化将使人们更多地获得负担得起的融资，并减少现有的融资缺口和对外部融资的依赖。

此外，鉴于南非将在 2025 年全年担任 G21 主席国，非洲领导人和其他发展伙伴应呼吁 G21 启动信用评级机构和私营部门风险分析改革与监管工作流。G21 拥有金融背景，是启动这项工作的合适机构。

致谢

本政策简报在 2024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上由 Development Reimagined 和 Falémé Conseil举办的活动之后编写的，以下是尊敬的发言者：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副秘书长兼首席经济学家Hanan Morsy博士、尊敬的 Falémé Conseil董事总经理、几内亚共和国前经济和财政部长Malado Kaba女士，尊敬的联合国秘书处非洲问题特别顾问办公室政策、监测和宣传主任、塞舌尔前财政、贸易和蓝色经济部长Jean-Paul Adam先生、Orango投资公司创始人、新非洲资本合伙公司联合创始人、PGP and Partners 主席、前世界银行执行董事Paulo Gomes先生、中诚信国际主权及国际评级执行董事张婷婷女士、非洲主权评级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Sifiso Falala博士以及Agusto & Co. 执行董事Isaac Babatunde先生。

免责声明：本文件不反映活动期间个人发言者及其组织的观点。

如需联系 Development Reimagined 团队，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interns@developmentreimagined.com

如需了解有关 Development Reimagined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developmentreimagined.com

附件一：反对 CRA 决定的非洲国家声明清单（2011 年至 2024 年）

| 国家及声明数量 AZ | 所说的内容 |
|---------------|---|
| 刚果共和国 (1) | <p>刚果共和国财政部 (2024) 目前正与评级机构发生争执，他们称其未能按时支付 3.63 亿美元欧洲债券的最新票息。刚果否认其违约。</p> <p>“刚果共和国谴责这些降级，这些降级完全是基于…… Commisimpex 发起的无聊诉讼的影响，” Aymar 刚果财政部长顾问埃比乌周五在一份声明中说道。</p> <p>“刚果共和国坚称没有发生违约……该国于 2017 年 6 月 27 日及时向受托人付款。” 来源</p> |
| 埃及 (3) | <p>埃及财政部长萨米尔·拉德万 (2011) 指出，该国经济因持续一周的抗议活动而受到损害，但否认该国经济已陷入混乱。来源</p> <p>埃及财政部长穆罕默德·马伊特 (2023) 表示：“降低埃及的信用评级反映了该国应对地缘政治紧张等复杂全球挑战所带来的极端外部压力。” 来源</p> <p>埃及财政部长穆罕默德·马伊特阁下 (2024)，埃及财政部穆罕默德·马伊特强调，全球评级机构穆迪最新决定将该国主权信用评级定为 Caa1，并将其未来前景下调为负面，“没有考虑到政府当前的努力。” 来源</p> |
| 加纳 (8) | <p>加纳财政部长 Seth Terkper (2013) 指出：“（惠誉的决定）不公平，因为它没有承认我们在预算中宣布并正在实施的非常严肃的财政整顿措施”。来源</p> <p>加纳财政部长 Seth Terkper (2015) 于 1 月 17 日在首都阿克拉接受采访时表示：“评级机构有自己的问题，所以他们希望被视为强硬的。”“这很困难，因为我们正从发展中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转型，” Terkper 说。“这意味着你从世界银行获得优惠融资的机会较少。” 来源</p> <p>加纳财政部长 Ken-Ofori Atta 阁下 (2020 年) 在《金融时报》上问道：“评级机构是否开始将我们的世界推入但丁地狱的第一层？” 来源</p> <p>财政部 (2022) 指出：“我们严重关切在这方面似乎存在针对非洲经济体的制度化偏见，而很少考虑对非洲主权国家融资成本和融资渠道的不利影响。我们将继续积极支持全球对这一庞然大物的抗议。” 来源</p> |

续：附件一：反对 CRA 决定的非洲国家声明清单（2011 年至 2024 年）

| 国家及声明数量 | 所说的内容 |
|----------|--|
| 加纳 (8) | <p>财政部新闻稿 (2022) 指出：“不幸的是，值得注意的是，从地区来看，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自疫情爆发以来，非洲大陆的主权国家遭受的负面评级行动比其他任何大陆都要多，尽管非洲大陆的疫情影响相对可控。我们对这方面似乎对非洲经济体存在制度化的偏见深感担忧，因为信用评级分析师对非洲主权信用持高度保守的态度，风险承受能力较低，几乎不考虑对非洲主权国家融资成本和融资渠道的不利影响。” 来源</p> <p>加纳财政部长 Ken-Ofori Atta (2022) “尽管加纳在 2022 年实施了大胆的政策来应对宏观财政挑战和债务可持续性，但政府对标准普尔下调加纳评级的决定感到失望” 来源</p> <p>加纳总统纳纳·阿库福-阿多 (2023) 批评评级机构通过不合理的评级下调加剧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挑战，将政府排除在资本市场之外，“将流动性危机转变为偿付能力危机” 来源</p> <p>加纳财政部长 Ken-Ofori Atta (2023) 表示，“评级机构是否开始将我们的世界推向但丁地狱的第一层？” 来源</p> |
| 肯尼亚 (1) | <p>肯尼亚财政部长 Henty Rotich 阁下 (2017 年) 表示：“穆迪只是在进行自由评级。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签订了两项评级合同。” 来源</p> |
| 莫桑比克 (1) | <p>莫桑比克经济财政部长马克斯阁下 Tonela (2023)， “最近对该国‘评级’的评估是基于追溯框架的，尤其是在今年头几个月，这是工资改革影响非常大的时期” 来源</p> |
| 纳米比亚 (1) | <p>在 2017/18 财政年度预算执行仅 4 个月后就对纳米比亚的评级进行审查为时过早，因此评估依据非常狭窄，可能包含对整个财政年度预算表现的推测性结论。 来源</p> |
| 尼日利亚 (2) | <p>尼日利亚联邦政府 (2017) 指出，虽然他们尊重穆迪做出这一决定的权利，但他们强烈反对这一前提，并且必须解决该决定所依据的一些结论。 来源</p> <p>财政部长扎伊纳布·艾哈迈德 (2023) 不同意穆迪对该国信用评级的“意外”下调，坚称政府已经在解决该机构的担忧。 来源</p> |
| 塞内加尔 (1) | <p>塞内加尔总统麦基·萨勒阁下在担任非洲联盟 (AU) 主席 (2023) 期间表示：“风险感知仍然高于实际风险”。 来源</p> |
| 南非 (6) | <p>不同意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将南非银行评级从“稳定”下调至“负面”的决定，称其经济政策有利于增长和竞争力。 来源</p> <p>我们不同意对南非政治风险的评估。政治辩论和对政策选择的激烈交流是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能被解释为政治不稳定。 来源</p> <p>持续的评级下调将导致许多人无法承受债务成本、资产价值（如退休金、其他储蓄和财产）贬值以及可支配收入减少。 来源</p> |

续：附件一：反对 CRA 决定的非洲国家声明清单（2011 年至 2024 年）

| 国家及声明数量 | 所说的内容 |
|----------|--|
| 南非 (6) | “我们非常遗憾地注意到，目前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均将南非评级定为低于投资级。 来源 |
| | 惠誉和穆迪进一步下调该国评级的决定令人痛苦。降级不仅会对我们的借贷成本产生直接影响，还会限制我们的财政框架。 来源 |
| | “虽然我们理解评级机构指出的根本原因，但我们认为，在这样一个危机时期，全世界都在重新调整和重新定义其经济地位，这次发布任何降级都是在落井下石。” 来源 |
| 坦桑尼亚 (1) | 一位发言人 (2018) 指出，坦桑尼亚拒绝对信用评级做出负面展望。政府希望穆迪能与政府坐下来讨论他们在审查后可能遇到的任何疑问。 来源 |
| 突尼斯 (1) | 突尼斯财政部长拉米亚·兹里比 (HE Lamia Zribi) (2017)， “惠誉对突尼斯信用评级的下调是基于过时的信息，并对该国近期的欧洲债券交易产生了负面影响” 来源 |
| 赞比亚 (3) | 我们呼吁穆迪克制自己，不要对赞比亚进行评估，因为这种行为不符合国际最佳实践。穆迪对赞比亚信用评级恶化的评估应该被忽略，因为其正确性并未与赞比亚政府的任何授权代表讨论过。 来源 |
| | 应该被忽略，因为其正确性并未与任何政府授权代表讨论过。 来源 |
| | “由于疫情加剧了该国主权债务的外部流动性受限，4 月 16 日该国被评为 ‘CC’，这意味着该国在财务上处于高度脆弱的境地。此次评级下调对赞比亚来说意味着什么？赞比亚评级下调反映了惠誉认为违约事件迫在眉睫的观点。” 来源 |



**DEVELOPMENT
REIMAGINED**